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四回 聞御狀誤入護國寺 拜義父朝房告國泰

鴉片大煙甚興，拿著當作一能。吸上幾口神氣清，那管久後受病。  
就著有錢能買，無錢想吸不能。  
癮若來了身難動，究竟斷送性命。

閒言少敘，話說這一座大寺院，乃是護國寺。廟內住持阿彌大喇嘛，原是雍正皇帝替身。這左連城疑這護國寺是金鑾殿午門外，跪在廟門口喊冤，廟內眾喇嘛出來一看，見是個莊戶小孩子跪在那裡喊冤，口稱：「萬歲爺作主罷。」內中有一個喇嘛僧好玩笑，用手一指，叫聲：「頑童，你狀告何人？你可說明，我給你作主。」左連城口呼：「萬歲，小民告的是山東巡撫國泰。」眾喇嘛聞言，皆咋舌咧嘴說：「這事告的太大，稟與咱師傅得知罷。」有管事的喇嘛轉身入內，進了禪堂，跪稟：「師傅得知，寺外來了一個外鄉十二三歲小孩，跪在寺門前口呼萬歲，小民冤枉。問他告誰，他說告山東巡撫國泰，特稟師傅得知。」

大喇嘛聞言，下了禪牀，竟奔山門而來，眾喇嘛迎接。左連城抬頭一看，見這一位頭戴一頂黃登登大帽，身穿一件肥肥黃蟒衣，腰繫黃絨絲線，足蹬粉底官靴，手拄龍頭拐杖。看罷，心中自思：「那些人都是皇上使喚人，這才是真朝廷出來咧！」

大喇嘛說：「小阿哥我不是皇上，我是喇嘛。」左連城問：「喇嘛是什麼物件？」大喇嘛喝道：「我怨你年幼無知，說話不知好歹。我本是出家之人。我且問你，家住哪裡？姓什麼？有何冤枉？狀告何人？要你講明，我好與你作主。」左連城聞言，暗想：「此必是侍候皇上的一位大紅人，我將冤枉訴明，他必代我轉奏皇上，也是有的。」想罷叩頭，口呼：「大師傅，小人家住山東東昌府恩縣城西八里左家灘，小人姓左名連城，因我父替百姓求情，怒惱山東巡撫國泰，將我父梟首示眾，故此來京告狀。」大喇嘛聞言一愕，心中說道：「這小孽畜膽子也不小，竟敢告皇親國戚！這國泰又是我正山主，我不知此事則可，我既知之，焉能放過！我且將這小孽畜誑進寺來，再作道理。」

主意已定，遂呼：「小阿哥，這山門之外不是講話之處，隨我且到禪堂訴說明白，方可伸你之冤。」左連城聞言，站起身形，手提包裹進了寺院。大喇嘛一使眼色，向山門努嘴，眾喇嘛就明白了，遂將山門關閉。左連城作夢一般，哪知喇嘛心起歹意，便隨著眾喇嘛越過三層大殿，來到禪堂。

只見大喇嘛進禪堂坐在金交椅上，眾多喇嘛列在兩邊，有在禪堂內，亦有在禪堂外站立者。自己不敢怠慢，走進禪堂，雙膝跪倒，望上叩頭，口呼：「小民冤枉。」大喇嘛不愛聽此一句，用手一指喝道：「好一個小孽障！你這十二三歲的頑童，竟敢上京告巡撫國泰，你再長幾歲，就得告皇上了！」遂吩咐眾徒弟「將這頑童吊在馬棚，」眾喇嘛遵命，近前將左連城抓起，推推擁擁，推到馬棚內，用繩將左連城四馬攢蹄高吊懸起。

只見大喇嘛手提皮鞭走入馬棚，舉起皮鞭，照著左連城喇喇亂打，只打得左連城渾身青紫，忍不住嚎啕，哭聲不止。口口聲聲求師傅：「佛心慈悲，恕過小子無知，從今永不敢告巡撫國泰了。」大喇嘛一聞此言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回手抄過一把沙魚綠鞘刀亮出刀來，要殺左連城。

這本寺土地神著忙，急差鬼卒把左連城的聲音捧著，一直送到後禪堂二喇嘛的耳根上。這二喇嘛忽聞小兒哭聲，心裡埋怨，師兄脾氣不好，徒弟們有些須不是，就是棍打棒捶。忽又聞哭聲太緊，只得站起身來，順著聲音走至馬棚，見馬棚樑上吊著一幼童，只見師兄持刀欲殺此子，心中納悶，急呼：「師兄，且慢動手。」大喇嘛聞言，停刀一看，乃是師弟前來。二喇嘛問：「因何欲害此子。」大喇嘛從頭至尾訴說一遍。二喇嘛聞言不悅，口呼：「師兄，你錯了。想當初國泰在山東為巡撫，蒙君作弊，坑害百姓，黎民告了御狀，萬歲爺動怒，將國泰調進京，科其罪，發到南京藍靛廠充當巡兵。那時吏部尚書劉山主連上三本，將國泰官復原職，二次赴山東巡撫任，劉吏部送國泰赴任，在蘆溝橋餞行，敬他三杯酒，懇求他關照我劉壩的鄉親，諄諄托咐，孰料他反倒苦苦害那山東百姓，辜負劉吏部一片心。師兄反倒護庇國泰，莫非這孩子與師兄有仇有恨？」

大喇嘛說：「無仇無恨。」二喇嘛說：「一來與他無仇，二來與他無恨，你為何苦苦害這小兒，是何道理？快將此子放下來。」

大喇嘛聞言，面帶嗔怒說：「這事由不得你。」二喇嘛大怒說：「好好好！」近前一把抓住大喇嘛之衣說：「咱二人一同進朝面君，誰是誰非，金鑾殿分辯！走走走，快走呀！」

大喇嘛見此光景，暗說：「不好，吾師弟從來未有這傲上的脾氣，今日若同他面君奏明此事，我的錯處大了。」遂面帶笑容說：「師弟休要如此，我將此子交付與你，任你辦理，休傷了師兄師弟和氣。」言罷，回禪堂去了。

二喇嘛遂吩咐徒弟們，將這孩子放下。眾小喇嘛七手八腳把左連城放下，躺在地上緩了一緩。令小喇嘛將左連城搭到後禪堂炕上，歇了一時，緩上氣來。二喇嘛問：「小阿哥，你家住哪裡？姓什麼？因何進京告狀？」左連城遂將家鄉、姓名以及父親被害的情由，訴說一遍，口呼：「師傅，可憐小子家有八十二歲祖父，七十九歲祖母，孤孀之母，小子年幼，求師傅慈悲超生。不然我左門絕後，斷了香煙。」言罷，痛哭不止。

二喇嘛聞言，不由贊歎不已，說道：「可惜我與你一不親，二不故，我焉能給你報仇雪恨？」左連城聞言，一咕碌爬起來跪在二喇嘛面前，口呼：「義父在上，乾兒給你老叩頭了。」遂大拜了四拜。二喇嘛心中大悅，探身攙起左連城，吩咐小喇嘛：「令廚夫給我乾兒做飯充饑。」小喇嘛領命而去。二喇嘛又將止疼藥拿出來，令左連城服下。候不多時，菜飯已到，左連城飽餐一頓，天色已晚，掌上燈燭，用茶已畢，這才安寢。一夜無話。

天交五鼓，二喇嘛翻身爬起，喚醒左連城說：「乾兒快起來，隨著乾爹進朝去告狀。」又吩咐小喇嘛套轎車。不大的工夫，將十三太保的轎車套畢，二喇嘛並左連城一同出了護國寺。

左連城見門外停著一輛轎車甚闊，乃是四檔紫檀木，以紅油漆的前後掛包，金式件繡花卉的車圍，車內是綠綢掛裡，外鑲哦噠絨，兩邊玻璃窗，四個駕駛的是栗子色的走騾，金嚼環，黃絨扯手。爺兒倆上了轎車，小喇嘛掌鞭，吆喝聲聲，車行如雷，霎時進了外西華門，又到了內西華門外停車，爺兒倆下車。

左連城跟隨二喇嘛向內而行，偷眼窺見，兩旁擺列槍刀架，大紗燈，許多帶刀護衛，弓上弦、刀出鞘，真乃威風。不多時來至朝房，二喇嘛領著左連城，不入東朝房，竟入西朝房，剛落坐。只見從外來了一位大員，前面一對大紗燈，燈上寫：「太后御兒乾殿下吏部尚書劉。」在東朝房外下轎，借燈光一看，頭戴亮紅頂子一品朝帽，雙眼花翎，身穿金蟒朝服，外罩黃馬褂，胸前掛著朝珠，足蹬朝靴，走進東朝房內去了。二喇嘛口喚：「乾兒，你看進了東朝房的那位就是你的鄉親劉吏部，闔朝文武數他第一，你還不去告國泰去麼？撐住了膽量，休要害怕，有乾爹我與你作主。」左連城聞言，走出西朝房，來到東朝房外跪倒，向內連聲喊嚷：「小人冤枉！」

劉吏部剛剛坐定，忽聞朝房外有小兒之聲喊冤，不由一驚，吩咐劉安、張成：「將喊冤之人帶進來。」劉安、張成遵命，遂將左連城帶進朝房。左連城跪倒，向上叩頭，口呼「冤枉。」

劉老大人打量喊冤的小兒，年在十二三歲，頭戴一頂素絨帽盔，疙疙瘩瘩。粗藍布袍，皂布馬褂，白標布襪皂，布鞋，天庭滿，地閣圓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不像莊農之子，定是讀書人家之子弟。心中暗想：「此子既來朝房喊冤，定然有人將他帶至朝房，在我案下喊冤告狀。」遂假裝帶怒，用手一指喝道：「好一頑童，竟敢來至朝房喊冤，你再長幾歲就得上八寶九龍廷去告狀去了，真乃人小膽大，快將他逐出朝房。」話未落音，只見從朝房外走進一人，劉吏部抬頭一看，見是護國寺二喇嘛，隨即讓坐，二

人謙讓已畢，方才落坐，二喇嘛說：「劉山主，久聞劉山主素日作官盡忠保國，不貪贓，不受賄，愛民如子。

常言說：『為官不與民作主，枉受皇家爵祿封。』」劉吏部一聞此言，就知為那頑童告狀被逐而來。劉吏部說：「二喇嘛，你之口中所言，莫非因那告狀頑童而來下說詞否？非是本部堂不准狀，將他逐出朝房，皆因他是十一二歲頑童，竟敢闖朝房喊冤告狀，一則大聲喊嚷，若驚了聖駕，何人敢擔？二則他是一頑童，告進朝房，若再大幾歲，就得闖進九龍廷去告狀了。年紀不大，膽量不小。」二喇嘛說：「劉山主息怒，這左連城是我初認的乾兒，是劉山主的鄉親，多多海涵罷。」劉吏部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令頑童呈上狀來。」左連城見問呈狀慌忙扯開底襟，取出呈狀向上跪遞。劉安接來鋪在桌案上，劉老大人從頭至尾閱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國泰仗著根子硬，在山東竟敢任性胡行。」

二喇嘛在一旁聞他自言國泰仗著根子硬，任性胡行之話，就知劉吏部有退悔不管，不准狀之心。遂說：「劉山主，見呈狀自言自語，見告的是山東巡撫國泰，你就默默不語，看你這光景，有些嫌國泰根底硬，是呀不是？我特意令我乾兒在你案下告國泰所為，你可能抵得過國泰的硬根，怎麼呢？你劉家坐官清廉，為國盡忠，昔日你父誰不知三朝元老劉統勛。」不知二喇嘛又說出何言？且看下回分解。